

抱一为天下式

晋侯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抱一为天下式

晋侯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抱一为天下式 / 晋侯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5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ISBN 978 - 7 - 5378 - 4747 - 6

I. ①抱… II. ①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857 号

书 名: 抱一为天下式
著 者: 晋 侯
责任编辑: 王朝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233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747 - 6
定 价: 32.00 元



晋侯 本名侯勇，生于福州，祖籍山西翼城，现居太原。自由职业者。著有《1个2个3个》（与他人合集，系列）、《马咀》、《甘蔗》、《北方有个前北屯》、《陈炯明》等诗歌、散文、小说多部。

总 序

潞 潞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即将付梓出版。

在山西文坛，“晋军”之称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文学新锐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走上文坛，他们跃马扬戈、左右奔突，使文坛瞩目。其时不仅山西，而是整个中国都处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有幸被时代的大潮裹挟，成为当年“晋军”中的一员。时隔三十年，山西省作家协会推出《晋军新方阵》系列丛书，再度为山西澎湃的文学浪潮推波助澜，沿用“晋军”这一称谓，其意无疑是想展示今日山西作家、诗人的阵容和实力。山西文学院具体承办这项工作，正值我在文学院任职，参与了这套丛书一至三辑的运作，这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自然是一件幸事。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与《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的格局大致相同，收录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三部散文集，而《晋军新方阵·第一辑》收录的是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西号称“文学大省”，确实如此。不管文学如何被边缘化，这块黄土地上永远有人做着文学

梦，永远有人孜孜不倦地写作着，也许是《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使然，也许生命个体需要这样的表达和抒发。《晋军新方阵》只是从他们中遴选出的一小部分，“冰山”的绝大部分仍掩藏在生活深处，有待于今后不断发掘和显示。

对于本辑作品，虽然我在编选过程中已经阅读，但由于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变得复杂，作家本身的内心和面孔也游移多变，一一谈论他们大概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表达阅读中一些明晰的感受。

首先，这是一些非常热爱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文学有自身的逻辑和规范，它排除各种功利的实用性，只对那些纯粹的作家和诗人敞开。我认为眼前这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他们不是拿文学说事，不是把文学作为工具的。他们不期待用文学来获取任何功利，不在于一定要有“专业作家”的头衔，而在于你对于文学的态度和认知。他们的作品是对其身份的有力确认。

其次，不管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囿于山西这片地域，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美学追求是高品位的，用某一种风格来界定他们早已经不适用了。即使那些描绘黄土地上人与事的

作品，也表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的丰富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山西曾经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但他们的创作已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山西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山西的文化财富，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还有一点极其宝贵，那就是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可能性。可能性是最吻合存在的表述。存在的丰富性、神秘性、不确定性，或许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才能显示。一段故事没有结局，一些面孔若有若无，没有答案，无需答案，没有判断，无需判断。生命的存在不正是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吗？阅读中，我对山西作家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一只手抓住了生命和文学这两个世界，并预示着文学未来的可能。作者有作者的可能性，读者有读者的可能性，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感受，探寻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文学才会进步，才会繁荣，才能表现我们这个色彩斑斓而又变化无穷的充满了诗一般魅力的时代。

是为序。

2016年6月1日

目录

001 /	沸泉
012 /	柑蔗
024 /	徐宅
040 /	贺兰
047 /	西口
056 /	翼城
070 /	抱一为天下式
090 /	匍匐之思想
093 /	圣山与荷
103 /	那些名字之美
110 /	字里行间
116 /	五日谈
120 /	马咀(长篇散文)

沸 泉

你来时已昏暗，那些云彩随后就到。在两山缝隙间，只有一块巨石。没有时间来描述它了，可能是宇宙的卵，坚硬，皱纹里渗些水，没有流下来。这块石头从山里面滚出来，一路下滑，至少在你祖上征讨四方之时，它就已到半途。接近它时，将要离开它。既然这样，你对这个卵就有了点兴趣，它让你想到了那个人。模样就不用说了，你也不知道，从没见过面，现在却要去找他，从进山开始。有人说这是无望之旅。离开繁华居所时听到这话，你一点都不惊讶。人生是多么长的一段空虚，中间那点实质性的东西，称不上多少斤两，是木头的重量放入空穴里，围观的送行的心里都清楚。想到这儿，你会让步履加快，可是过会儿又要减慢。时紧时松，想入非非，旅程显得多么漫长。那种无望的说法也有道理。相处时，他们就发现你患有焦虑症，经常独自一人喝酒。行囊里装着一壶酒，站在卵上，慢慢陷进去。因为天黑了，那些云彩转换了好几次，穿越了你的顶端，之后，成了水墨，隐在山背后，那里正是你要进入之地。

你不得不在此住下。站在两山夹缝略微舒展处，远眺一条小河，其实就百米上下，山坳里视野有限。在黑夜里摸索了这段路，好在刚才站在那个卵上，趁着云霞未散，留住了点记忆。往前是黑暗，往后退就被那个蛋挡住了，被设置障碍的感受很憋屈。它继续往下滚，只是太慢了，一千年才落到山口。要找的人比这要久远，但相见总有可能，在某个隐秘之处，那人等着。你还中年，不会在路上消耗完光阴，也许到那时已是白发相见，也保不准出山时没人再认识你，但不想回去了。这个想法只有自己知道，想喊几句都无益，动物们都安静了。今天到此为止，明天继续上路，这是废话，但刚才就是这样想的，在空旷却看不见摸不着四壁的山中，有些念头会很幼稚。老虎不会出来，都被赶尽杀绝，不像祖上那个人，经常动起围猎之心，狼豺都是箭下客，何必贸然出动。此刻倒不希望畜生们出来，不是你胆小，因为看不清彼此的面容，没有下狠手的决心。

睡着前，你进入了一个破庙。刚经过一个石碑，刻着“沸泉村”字样，石碑上写着你应该往左走，有个破庙在那里。你相信此言不假，立碑为誓的人太多了，一个充满谎言的阶层里，小心翼翼才对。信也不信，走着瞧。庙前的空场地堆满麦秸，六月中随处可见的收获景象。粮食的味道醇厚，踩着麦秸过去，破庙也浮在其上。轻浮之上的梦境，还在消化两个白馍。白日并不重要，所有的见闻都在重复，对也罢错也罢，回到各自的纠结里，消磨掉整个生命，一无所获。两个白馍充满了胃口，梦想就有了气力，会按照喜欢的样子不着边际地走去。破庙在土岭上，台阶都是挖出来的，你感觉到鞋底柔软，踩上去尘土飞扬。接近它之前，远远就看到四根石柱，手掌收拢，竖起四指，正好映衬。这个自然而生的动作恰到好处，你有些得意，还是相信此行不会落空，应有尽有，都在前面等着你，甚至有了要找的那个人就坐在庙里的念头。你收起指头，掐了一下屁股，怎么会浮躁起

来，这样的心态如何见人，见了也落下笑话。

站到庙前，正面的石柱后还有两根木柱，是后室的支撑，而庙内空无一物。真是个破庙，屋顶上几处大块的塌落，有的张开大口，好像一句话说了一半，等待回应。你不吱声，如果心存疑惑，那张大口会一下子闭合。宁愿相信这种可能，很多人曾死于如此非命，却来不及反悔。阳光有了倾泻的舒坦，看到山里的天空，一小块蓝，特别净。这只是瞬间的扫描，你回到石柱旁边。独自搂不住它，每根都是八棱，约四米多高，眼力的极限已读不清最上端的文字。左起第一柱的中端，依稀辨得“大清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吉日立”。这年是1689年，没什么大事，北方麦子收完的七月里，庙门口铺满了麦秸，迎着阳光，与你来时一样，一切都被晒得暖烘烘，有些人虚脱躺在了炕上。夏日的炕冰凉，一睡就是半晌，每日里咽着白馍，也算是幸福。那个叫洪昇的人在家里写戏，一场心烦一场焦虑。写字的人都会这样，你的那些字都是在烦躁与悠闲之间写出来的，等待这个机会多不易，更多时候是困惑，便漫无目的地走，或拿起古人的文集解闷。洪昇这个人不得了，他的苦闷深不见底。阴历七月里，佟佳氏被康熙册为皇后，为何要改她的皇贵妃名分，还不就是那个“情”字。距离太近，黏黏糊糊，总绕不过弯。外人看来，封了是国喜，却不知佟佳氏也就得了这个名号就走了。史载，谥曰孝懿皇后。后宫那么多佳人顿时来了机会，民间人士都要看热闹。两个人的纠缠叫爱情，一群人被缠入其中，该叫什么。你整理一下思绪，也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看人家康熙，找来《尔雅》翻阅到“懿”字，美也，他一声令下，为自己的多情做了个断。凡夫俗子难做到，总爱多管闲事，没事了还要混进人家的爱情里纠缠。皇后死了，天下禁欲。写字的人就很难从，洪昇刚刚解开困惑，本该继续写他的戏，却一时兴起，约来一帮朋友在家里酒肉一番，粉墨登场。这些人都是他的粉丝，他也靠着

他们成名，彼此称兄道弟，两相无猜，整日里情情爱爱的，就冲着他写下的那些戏走南闯北。今日唱什么，还是《长生殿》。“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行文至此，你已在他们中间寻找角色，唐明皇杨玉环之外，诗人在那里，即便没有头脸，也可以旁吟几句。你实在喜欢他们的排场，传相搬演，玩于性情，将皇后丧葬期间的禁忌置之脑后。后来被人弹劾，以“大不敬”罪名入狱，冤与不冤？白日说颠规覆矩，黑夜说一曲“长生”，恨爱交加，你语无伦次。不提在吴兴醉酒，落水而死的事，好像是别人替他而去。替也不对，是他的“长生”让他走魂。此刻，你也走魂。洪昇也混得了“南洪北孔”之誉，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那年七月，远乡僻壤的此庙是否也禁过庙会，这都是比梦还缥缈的事，谁会记载。如果再经历一次，简直就是梦游。其实梦是没有规律的，如旅行到哪就算哪。可是，你想见到的人始终不遇，戏里也没有。如果长生无尽头，你们应该在怎样的场景里相见？

过了些时辰，星光灿烂，这是你意想不到的美景，一点都不觉得孤独。那些人都在星空里，彼此相邻。爱人还爱着，知音还知了，路人无视，仇恨依旧。此生没完结的事，到了天上也没完结。距离不算远吧，他们望着对方，你们看着生死，一如梦里梦外。你仰断了脖颈，最终无牵无挂，继续安然入睡。在将要离开第二个柱子时，你看到上方的文字，被风蚀成“□□□□”，仔细辨认，是“嘉靖十一年五月□□□□”。是1532年。破庙里两个相邻的柱子，一个嘉靖一个康熙，前后距离一百五十七年。你猛然拍了大腿，哈哈大笑，以为是洪昇的那些戏子们摆错的道具。坐起来一想，不对啊，嘉靖那会儿洪昇的爷爷都还没出生，在此庙里唱戏的人应该算得清，不至于唱了《长生殿》填错了年份。洪昇都死了，你在夜里却把他想得那么清晰，

但你却想不起你要找的那个人的模样。你从床上走下来，站在窗口。那四根柱子靠在一起，手指一般，在夜风里摇动。庙宇之上，斗转星移，那些无关的人离开了，而人间却依然浑浊不堪。人与人，事与事，搅混一起，不得安宁。哦，你突然明白，在百年左右重修的庙宇，最有可能的是遇到重大事件。嘉靖十一年二月，蒲州地震，两地相距不过百余里，当受震撼，屋顶落下来，留下前后六根柱子。嘉靖十一年五月，重修一次，旧戏照搬上来，逃过一劫的戏子们在台上咿咿呀呀，装模作样。看的人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庙宇里曾压死了三个老汉。你不得不提及他们，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他们仨哥们是怎么死的。

人的命啊，天注定，谁说了也不算。顶子落下来，这个村子缺了不少人。二十多年后的1555年大地震，从蒲州到洪洞，有声如雷，地裂水涌，庐舍倒塌，此庙焉能逃过，县城的三个门楼都塌陷了。但此庙偏偏躲过天地崩裂的劫难，算得上惊奇。老人们说，嘉靖十一年刚重修过，阴历五月，麦收完结之后，家家户户捐了钱粮，或多或少，图个吉祥。此后，1568年、1591年、1622年、1695年多次地震，柱子们互为唇齿，终究抗不得天命。破庙摇摇摆摆过了百来年，到康熙那会儿就老掉牙了，经常一下雨就漏下瓦片来，砸碎供桌上的碗。有时候，一颗小土块掉下，恰巧折断烟火，很败兴，如果断了椽木，插在地上更让人伤感。年份不好，也许天意有所暗示。年复一年，连皱纹都没变化，那里蹲坐着几位老头，始终在固定的时间聚合，撂下无尽的闲话。麦秸铺满了庙前的场地，牛马在树林里歇凉，不用栓。刚碾压过的麦子，在阳光里发出脆脆的声响。老头们抽着水烟，呼噜呼噜，有的睡着了，靠着坚硬的门板，有的还在聊昨晚的事情。东家长，西家短，最后长短补齐，各回各家，喇叭开花。干吗要喇叭开花，一直搞不明白。说这话的老头死了，你来不及问他。

那年冬天寒冷异常，冰雪覆盖，煤炭运不下山。柴火烧完了，猫狗们在夜里都逃出了门，主人也阻挡不住。其实它们不会离开家园，是躲到庙里，那里香火不断。白天就跑出来，围着自家的门槛狂叫几声。它们的话，神仙听得懂。也许就是神仙指点，它们才去庙里避寒。那里的一炉香火，整夜都不熄灭。灾难面前，动物要比人精得多。活过了年头，人的精气神都散了架，可是开春后，天气还不见暖，连上了春寒，漫长得让人绝望。铜炉每天都是满满的香，猫狗们更不愿意离去。村里有几家嫁娶的都推了日子，土地被寒风刮裂，他们担心日子不祥，让先生跑了“空趟趟”。先生说，好日子不多，剩下几个，天意难违，还是等着吧。有几天，几个老头聚集到庙里，到了晚上还不走。他们中的一个守庙人。往昔没有这个差，庙门按照天时开闭，无人照看，后来发生了失窃的事，村里才安排一个老人夜里打铺。丢的东西太重要，是墙上梁上的鎏金。龙头被人砍掉，这是犯了多大的事，十里八乡都惊奇不已，只有乱世才会这样。老头们说，自从龙头失窃，这太平日子就算过完了。守庙人闭目合掌，一言不发。谁也不相信灾难就此降临，他们眼里的天数还早着呢。庙里人多了，猫狗们也凑热闹，上蹿下跳，搅得烟火摇来摆去。守庙人本想说点什么，也心神不定。

半夜里，炉火里掉下最后几块火星，猫狗们都跑出庙来，与星星们一起眨巴着眼睛。天上的亮光忽远忽近，惹得猫狗们跳跃起来。老头们在炉边睡着了，管不着外面热闹。那几声叫唤，不见得就将星星咬下来，谁信呢。守庙人却坚持这个说法，这是他亲眼看见的，他每天对着神位，从不敢说话违心。这也由不得别人猜想，天还没亮，他走到侧门，看见猫狗们在前院空地上舞蹈，他没觉得奇怪，转身在墙角尿了一泡。这时候，他看见星星们哗啦啦往下掉，瓦片互相撞击，栋梁扭动起来。光线从地下冒出来，这是被猫狗咬下的星星们砸出的

火花。守庙人拎着裤带跑进了林子，接着又往回跑，他想起那里睡着三个老头。要叫醒他们，但来不及了，猫狗在他回头那会儿就四下散开。他的步子都踩偏了，还扭了左脚。庙宇顶部落下来，正好在脚边。他站在墙根，松软下来。后来，他跟别人描述时，握紧拳头，然后打开，剩下五根指头，接着，张开，展平。说，一下子平了，仨老头没了。

这就是嘉靖那年的地震，人们以为村里年岁最大的四个老头死了，结果却没有刨出来守庙人的尸首。人们说，这是丢了鎏金龙头的惩罚，可那是失窃之后才叫老头来守庙的，不关他的事。那就是老天爷将他领走了。他太愚钝了，能让猫狗逃生，却没让三个老头出门。庙里死了仨人。死得与众不同，被埋在庙里，好几天都没人发现。后来下葬时，守庙人哭哭啼啼跑回来。没下雨，他却一身泥巴，有的地方还没有被风干，好像他就是从附近出来的。村里人都以为他是鬼，白日里出来，吓死人。那些冬夜里跟他一起睡觉的猫狗们都不认识他，咬他的鞋子。他摔倒了爬起，似乎在找他尘世间的肉体。这件事，你印象非常深刻，好几次梦见到的，可能是他。后来重修庙宇，再后来又重修了一次，是康熙二十八年。有人告诉你，守庙人是在重修完工时毙命升天的。说是修好了庙宇，再次引来了盗贼，这次守庙人没那么幸运，被蒙面人一刀了结。这样的事完全有可能，每个人不可能一直走运，天下之运就那么多，别人拿走了，他就少了。拿走的还要还，这辈子占用着，那就下辈子还给人家。这是老天爷安排好的，人间都是欲望，必须有个秩序来维持。洪昇就是在重修庙宇这年入狱的，你记得此事。守庙人是不是在康熙年间走的，一时分辨不清，但洪昇跟修庙没什么相干，为何总是想起他，是因为这年实在没什么好运气。四个老头呜呼一命，去了一处，比洪昇更冤。

生生死死的故事，最后总绕不过去一个字，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不想再提，晦气得很，就说活着的吧。逃了命的人里，守庙人就是其中一个。他跑回来村里时，活像一个乞丐。惦记着他，是因为他是你的祖上，也是他让你与祖上的脉络从不断裂。你要找的人还不是他，他在重修庙宇那年就结束了使命。接下来你要做的，是开始继续寻找那个人。这不是梦，床摇了几下，是你心脏不好，听到外面的喧闹，就感到地动山摇。其实是一群鸟在窗口打斗，让窗户啪啪响。你一出生就惧怕地震，这是命里带出来的，说了谁也不信，就像有人一着风就过敏一样，与风有过节，连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哪辈子的节，就是绕不开。守庙人既是你的祖上，你就要将他和这个庙说清楚。

此庙让你重笔一述的原因就在于四根柱子。嘉靖年的这根，一边雕刻了荷花，一边雕刻了长龙，款款数米蜿蜒而上，最终却仰望不到细微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康熙年的那根只有正面文字。右边两根空白，也许是要留给后人重修时刻录。它们的底座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四大块各不相同。最厚的就是嘉靖年的那个，直径有八十公分，高有一米。左右是小荷花浮雕，栩栩如生；正面是条小龙，被雨水和年代磨蚀，龙的回头都显得疲惫无力了。正对着就有些模糊不清，极易被忽略而过，但过去了再回眸来，龙的尊严立刻被光影显示出来了，让人肃然生敬。从高处看庙更像蹲着的老者，残断的屋檐如乱开的长发。接近的时候听到说话声，转过土墙，见四位老者歇凉。问最年长的，整八十。问他属龙否，果然。问此庙何名，老者答九龙庙。果然如此，石柱上的龙雕是有说法的。此庙一侧还有沸泉长流，游龙得水，占了好地势，村名便这样得来。再看一遍嘉靖年的那个石柱和底座，荷花也寓意了水源不尽。

你回到房间里，就在庙宇的旁侧。你不得不说说九龙。龙生九子各不同：老大是霸下，形龟，好负重。老二是螭吻，像掉尾的四脚